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七回 人宿妓窮鬼訴嫖冤

詞云：訪遍青樓竊窈，散盡黃金買笑。金盡笑聲無，變作吠聲如豹。
承教承教，以後不來輕造。

這首詞名為《如夢令》，乃說世上青樓女子，薄倖者多，從古及今，做鄭元和、於叔夜的不計其數，再不見有第二個穆素徽、第三個李亞仙。做嫖客的人，須趁蓮花未落之時，及早收拾鑼鼓，休待錯夢做了真夢，後來不好收常世間多少富家子弟，看了這兩本風流戲文，都只道妓婦之中一般有多情女子，只因嫖客不以志誠感動她，所以不肯把真情相報，故此盡心竭力，傾家蕩產，去結識青樓，也要想做《繡襦記》、《西樓夢》的故事。誰想個個都有開場無煞尾，做不上半本，又有第二個鄭元和、於叔夜上台，這李亞仙、穆素徽與他重新做起，再不肯與一個正生搬演到頭，不知什麼緣故？萬曆年間，南京院子裡有個名妓，姓金名莖，小字就叫做莖娘。容貌之嬌豔，態度之娉婷，自不必說，又會寫竹畫蘭，往來的都是青雲貴客。有個某公子在南京坐監，費了二、三千金結識她，一心要娶她作妾，只因父親在南京做官，恐生物議，故此權且消停。自從相與之後，每月出五兩銀子包她，不論自己同宿不同宿，總是一樣。日間容她會客，夜間不許她留人。後來父親轉了北京要職，把兒子改做北監，帶了隨任讀書。某公子臨行，又兌六百兩銀子與她為一年薪水之費，約待第二年出京，娶她回去。莖娘辦酒做戲，替他餞行，某公子就點一本《繡襦記》。莖娘道：「啟行是好事，為何做這樣不吉利的戲文？」某公子道：「只要你肯做李亞仙，我就為你打蓮花落也無怨。」當夜枕邊哭別，吩咐她道：「我去之後，若聽見你留一次客，我以後就不來了。」莖娘道：「你與我相處了幾年，難道還信我不過？若是欲心重的人，或者熬不過寂寞，要做這樁事；若是沒得穿、沒得吃的人，或者飢寒不過，沒奈何要做這樁事。你曉得我欲心原是淡薄的，如今又有這主銀子安家，料想不會餓死，為什麼還想接起客來？」某公子一向與她同宿，每到交媾之際，看她不以為樂，反以為苦，所以再不疑她有二心。此時聽見這兩句話，自然徹底相信了。分別之後，又曾央幾次心腹之人，到南京裝做嫖客，走來試她。她堅辭不納，一發驗出她的真心。

未及一年，就辭了父親，只說回家省母，竟到南京娶她。

不想走到之時，莖娘已死過一七了。問是什麼病死的？鴛兒道：「自從你去之後，終日思念你，茶不思，飯不想，一日重似一日。臨死之時，寫下一封血書，說了幾句傷心話，就沒有了。」

某公子討書一看，果然是血寫的，上面的話敘得十分哀切，煞尾那幾句云：生為君側之人，死作君旁之鬼。

乞收賤骨，攜入貴鄉。

他日得踐同穴之盟，吾目瞑矣。

老母弱妹，幸稍憐之。

某公子看了，號啕痛哭，幾不欲生。就換了孝服，竟與內喪一般。追薦已畢，將棺木停在江口，好裝回去合葬，刻個「副室金氏」的牌位供在柩前，自己先回去尋地。臨行又厚贈鴛母道：「女兒雖不是你親生，但她為我而亡，也該把你當至親看待。你第二個女兒姿色雖然有限，她書中既托我照管，我轉來時節少不得也要培植一番，做個屋烏之愛。總來你一家人的終身，都在我身上就是了。」鴛母哭謝而別。

卻說某公子風流之興雖然極高，只是本領不濟，每與婦人交感，不是望門流涕，就是遇敵倒戈，自有生以來，不曾得一次顛鸞倒鳳之樂。相處的名妓雖多，考校之期都是草草完篇，不交白卷而已。所以到處便買春方，逢人就問房術，再不見有奇驗的。一日坐在家中，有個術士上門來拜謁，取出一封薦書，原來是父親的門生，曉得他要學房中之術，特地送來傳授他的。

某公子如飢得食，就把他留在書房，朝夕講究。那術士有三種奇方，都可以立刻見效。第一種叫做坎離既濟丹，一夜只敵一女，藥力耐得二更；第二種叫做重陰喪氣丹，一夜可敵二女，藥力耐得三更；第三種叫做群姬奪命丹，一夜可敵數女，藥力竟可以通宵達旦。某公子當夜就傳了第一種，回去與乃正一試，果然歡美異常。次日又傳第二種，回去與阿妾一試，更覺得矯健無比。

術士初到之時，從午後坐到點燈，一杯茶場也不見，到了第二、三日，那茶酒飲食漸漸地豐盛起來，就曉得是藥方的效驗了。及至某公子要傳末後一種，術士就有作難之色。某公子只說他要索重謝，取出幾個元寶送他，術士道：「不是在下有所需索，只因那種房術不但微損於己，亦且大害於人，須是遇著極淫之婦，屢戰不降，萬不得已，用此為退兵之計則可，平常的女子動也是動不得的。就是遇了勁敵，也只好偶爾一試；若一連用上兩遭，隨你鐵打的婦人，不死也要生一場大病。在下前日在南京偶然連用兩番，斷送了一個名妓。如今怕損陰德，所以不敢傳授別人。」某公子道：「那妓婦叫什麼名字，可還記得麼？」術士道：「姓金名莖，小字叫做莖娘，還不曾死得百日。」某公子大驚失色，呆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聞得那婦人近來不接客，怎麼獨肯留兄？」術士道：「她與個什麼貴人有約，外面雖說不接客，要掩飾貴人的耳目，其實暗中有個牽頭，夜夜領人去睡的。」某公子聽了，就像發瘧疾地一般，身上寒一陣，熱一陣。

又問他道：「這個婦人，有幾個敵友也曾嫖過，都說她的色心是極淡薄的。兄方才講那種房術，遇了極淫之婦方才可用，她又不是個勁敵，為什麼下那樣毒手擺佈她？」術士道：「在下閱人多矣，婦人淫者雖多，不曾見這一個竟是通宵不倦的，或者去嫖她的貴友本領不濟，不能飽其貪心，故此假裝恬退耳。她也曾對在下說過，半三不四的男子惹得人渴，救不得人飢，倒不如藏拙些的好。」某公子聽到此處，九分信了，還有一分疑惑，只道他是賴風月的謊話，又細細盤問那婦人下身黑白何如，內裡蘊藉何如？術士逐件講來，一毫不錯。又說小肚之下、牝戶之上有個小小香疤，恰好是某公子與她結盟之夜，一齊炙來做記認的。

見他說著心竅，一發毛骨悚然，就別了術士，進去思量道：「這個淫婦吃我的飯，穿我的衣，夜夜摟了別人睡，也可謂負心之極了。倒臨終時節又不知哪裡弄些豬血狗血，寫一封遺囑下來，教我料理她的後事。難道被別人弄死，教我償命不成？又虧得被人弄死，萬一不死，我此時一定娶回來了。天下第一個淫婦，嫁著天下第一個本領不濟之人，怎保得不走邪路、做起不尷不尬的事來？我這個龜名萬世也洗不去了。這個術士竟是我的恩人，不但虧他弄死，又虧他無心中肯講出來。他若不講，我哪裡曉得這些緣故？自然要把她骨殖裝了回來。百年之後，與我合葬一處，分明是生前不曾做得烏龜，死後來補數了，如何了得！」當晚尋出那封血書，瞞了妻妾，一邊罵，一邊燒了。

次日就差人往南京，毀去「副室金氏」的牌位，吩咐家人，踏著媽兒的門檻，狠罵一頓了回來。從此以後，刻了一篇《戒嫖文》，逢人就送。不但自己不嫖，看見別人迷戀青樓，就下苦口極諫。這叫做：要知山下路，須問過來人。

這一樁事，是富家子弟的呆處了。後來有個才士，做一回《賣油郎獨佔花魁》的小說。又有個才士，將來編做戲文。那些挑蔥賣菜的看了，都想做起風流事來。每日要省一雙草鞋錢，每夜要做一個花魁夢。攢積幾時，定要到婦人家走走，誰想賣油郎不曾做得，個個都做一出賈志誠了回來。當面不叫有情郎，背後還罵叫化子，那些血汗錢豈不費得可惜！崇禎末年，揚州有個妓婦，叫做雪娘。生得態似輕雲，腰同細柳，雖不是朵無賽的瓊花，鈔關上的姊妹，也要數她第一。

她從幼嬌癡慣了，自己不會梳頭，每日起來，洗過了面，就教媽兒替梳；媽兒若還不得閒，就蓬上一兩日，只將就掠掠，做個懶梳妝而已。

小東門外有個篋頭的待詔，叫做王四。年紀不上三歲，生得伶俐異常，面貌也將就看得過。篋頭篋得輕，取耳取得出，按摩又按得好，姊妹人家的生活，只有他做得多。因在坡子上看見做一本《占花魁》的新戲，就忽然動起風流興來，心上思量道：「敲油榔的人尚且做得情種，何況溫柔鄉里、脂粉叢中摩挲擦癢這待詔乎？」一日走到雪娘家裡，見她蓬頭坐在房中，就問道：「雪姑

娘要篋頭麼？」雪娘道：「頭倒要篋，只是捨不得錢，自己篋篋罷。」王四道：「哪個想趁你們的錢，只要在客人面前作養作養就夠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解出傢伙，就替她篋了一次。

篋完，把頭髮遞與她道：「完了，請梳起來。」雪娘道：「我自己不會動手，往常都是媽媽替梳的。」王四道：「梳頭什麼難事，定要等媽媽，待我替你梳起來罷。」雪娘道：「只怕你不會。」王四原是聰明的人，又常在婦人家走動，看見梳慣的，有什麼不會？就替她精精緻致梳了一個牡丹頭。雪娘拿兩面鏡子前後一照，就笑起來道：「好手段，倒不曉得你這等聰明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常來替我梳梳，一總算銀子還你就是。」

王四正要借此為進身之階，就一連應了幾個「使得」。雪娘叫媽兒與他當面說過，每日連梳連篋，算銀一分，月尾支銷，月初另起。王四以為得計，日日不等開門就來伺候。每到梳頭完了，雪娘不教修養，他定要捶捶捻捻，好摩弄她的香跡一日夏天，雪娘不曾穿褲，王四對面替她修養，一個陳搏大睡，做得她人事不知。及至醒轉來，不想按摩待詔做了針灸郎中，百發百中的雷火針已針著受病之處了。雪娘正在麻木之時，又得此歡娛相繼，香魂去而未來，星眼開而復閉，唇中齒外唧唧嚶嚶，有呼死不輟而已。從此以後，每日梳完了頭，定要修一次養，不但渾身捏高，連內裡都要修到。雪娘要他用心梳頭，比待嫖客更加親熱。

一日問他道：「你這等會趁錢，為什麼不娶房家小，做份人家？」王四道：「正要如此，只是沒有好的。我有一句話，幾次要和你商量，只怕你未必情願，故此不敢啟齒。」雪娘道：「你莫非要做賣油郎麼？」王四道：「然也。」雪娘道：「我一向見你有情，也要嫁你，只是媽媽要銀子多，你哪裡出得起？」王四道：「她就要多，也不過是一、二百兩罷了。要我一主兌出來便難，若肯容我陸續交還，我拚幾年生意不著，怕掙不出這些銀子來？」雪娘道：「這等極好。」就把他的意思對媽兒說了。媽兒樂極，怕說多了，嚇退了他，只要一百二兩，隨他五兩一交，兩兩一交，零碎收了，一總結算。只是要等交完之日，方許從良；若欠一兩不完，還在本家接客。王四一一依從，當日就交三兩。

那媽兒是會寫字的，王四買個經折教她寫了，藏在草紙袋中。

從此以後，搬在她家同住，每日算飯錢還她，聚得五兩、兩，就交與媽兒上了經折。因雪娘是自己妻子，梳頭篋頭錢一概不算，每日要服事兩三個時辰，才能出門做生意。雪娘無客之時，要扯他同宿，他怕媽兒要算嫖錢，除了收帳，寧可教妻子守空房，自己把指頭替代。每日只等梳頭之時，張得媽兒不見，偷做幾遭鐵匠而已。王四要討媽兒的好，不但篋頭修養分內之事，不敢辭勞，就是日間煮飯，夜裡燒湯，烏龜忙不來的事務，也都肯越俎代庖。地方上的惡少就替他改了稱呼，叫做「王半八」，笑他只當做了半個王八，又合著第四的排行，可謂極尖極巧。王四也不以為慚，見人叫他，他就答應，只要弄得粉頭到手，莫說半八，就是全八也情願充當。

准准忙了四五年，方才交得完那些數目。就對媽兒道：「如今是了，求你寫張婚書，把令愛交卸與我，待我賃間房子，好娶她過門。」媽兒只當不知，故意問道：「什麼東西是了？要娶哪一位過門？女家姓什麼？幾時做親？待我好來恭賀。」

王四道：「又來取笑了，你的令愛許我從良，當初說過一百二兩財禮，我如今付完了，該把令愛還我去，怎麼假糊塗問起我來？」媽兒道：「好胡說！你與我女兒相處了三年，這幾兩銀子還不夠算嫖錢，怎麼連人都要討了去？好不欺心！」王四氣得目定口呆，回她道：「我雖在你家住了幾年，夜夜是孤眠獨宿，你女兒的皮肉我不曾沾一沾，怎麼假這個名色，賴起我的銀子來？」王四隻道雪娘有意到他，日間做的勾當都是瞞著媽兒的，故此把這話來抵對，哪曉得古語二句，正合著他二人：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心戀落花。

雪娘不但替媽兒做干證，竟翻轉面孔做起被害來。就對王四道：「你自從來替我梳頭，哪一日不歪纏幾次？怎麼說沒有相干？一日只算一錢，一年也該三兩六兩。四、五年合算起來，不要你找帳就夠了，你還要討什麼人？我若肯從良，怕沒有王孫公子，要跟你做個待詔夫人？」王四聽了這些話，就像幾桶井花涼水從頭上澆下來地一般，渾身激得冰冷，有話也說不出。曉得這主銀子是私下退不出來的了，就趕到江都縣去擊鼓。

江都縣出了火籤，拿媽兒與雪娘和他對審。兩邊所說的話與私下爭論的一般，一字也不增減。知縣問王四道：「從良之事，當初是哪個媒人替你說合的？」王四道：「是她與小的當面做的，不曾用媒人說合。」知縣道：「這等那銀子是何人過付的？」王四道：「也是小的親手交的，沒有別人過付。」知縣道：「親事又沒有媒人，銀子又沒有過付，教我怎麼樣審？這等她收你銀子，可有什麼憑據麼？」王四連忙應道：「有她親筆收帳。」知縣道：「這等就好了，快取上來。」王四伸手到草紙袋中，翻來覆去，尋了半日，莫說經折沒有，連草紙也摸不出半張。知縣道：「既有收帳，為什麼不取上來？」王四道：「一向是藏在袋中的，如今不知哪裡去了？」知縣大怒，說他既無媒證，又無票約，明係無賴棍徒要霸佔娼家女子，就丟下簽來，重打三。又道他無端擊鼓，驚擾聽聞，枷號了日才放。

看官，你道他的經折哪裡去了？原來媽兒收足了銀子，怕他開口要人，預先吩咐雪娘，與他做事之時，一面摟抱著他，一面向草紙袋摸出去了。如今哪裡取得？王四前前後後共做了六七年生意，方才掙得這主血財；又當四五年半八，白白替她梳了一千幾百個牡丹頭，如今銀子被她賴去，還受了许多屈刑，教他怎麼恨得過？就去央個才子，做一張四六冤單，把黃絹寫了，縫在背上，一邊做生意，一邊訴冤，要人替他講公道。

哪裡曉得那個才子又是有些作孽的，欺他不識字，那冤單裡面句句說鴛鴦之惡，卻又句句笑他自己之呆。冤單云：訴冤人王四，訴為半八之冤未洗，百二之本被吞。請觀書背之文，以救剗腸之禍事。念身向居蔡地，今徙揚州，執賤業以謀生，事貴人而餬口。蹇遭孽障，勾引癡魂。日日喚梳頭，朝朝催挽髻。以彼青絲髮，係我綠毛身。按摩則內外兼修，喚不醒陳搏之睡；盥沐則發容兼理，忙不了張敞之工。纏頭錦日進千緡，請問係何人執轡；洗兒錢歲留萬，不知虧若個燒湯。

原不思破彼之慳，只妄想酬吾所欲。從良密議，訂於四五年之前；聘美重資，浮於百二之外正欲請期踐約，忽然負義寒盟。兩婦舌長，雀角鼠牙易競；一人智短，鯁清鯉濁難分。搜吾背而探吾囊，樂處誰防竊盜；笞我豚而枷我頸，苦中方悔疏虞。奇冤未雪於廳階，隱恨求伸於道路。伏乞貴官長者，義士仁人，各賜鄉評，以補國法。或斷雪娘歸己，使名實相符，半八增為全八；或追原價還身，使排行復舊，四雙減作兩雙。若是則鴛鴦不致高張，而龜頭亦可永縮矣。為此泣訴。

媽兒自從審了官司出去，將王四的鋪蓋與篋頭傢伙盡丟出來，不容在家宿歇，王四隻得另租房屋居住，終日背了這張冤黃，在街上走來走去，不識字的只曉得他吃了紛紛的虧，在此伸訴，心上還有幾分憐憫；讀書識字的人看了冤單，個個掩口而笑不發半點慈悲，只喝采冤單做得好，不說那代筆之人取笑他的緣故。王四背了許久，不見人有一些公道，心上思量：「難道罷了不成？縱使銀子退不來，也教她吃我些虧，受我些氣，方才曉得窮人的銀子不是好騙的！」就生個法子，終日帶了篋頭傢伙，背著冤單，不住別處做生意，單單立在雪娘門口，替人篋頭。見有客人要進去嫖她，就扯住客人，跪在門前控訴。

那些嫖客見說雪娘這等無情，結識她也沒用，況且篋頭的人都可以嫖得，其聲價不問可知。有幾個跨進門檻的，依舊走了出去。媽兒與雪娘打又打他不怕，趕又趕他不走，被他截住咽喉之路，弄得生計索然。

忽一日王四病倒在家，雪娘門前無人吵鬧，有個解羅的運官進來嫖她。兩個睡到二更，雪娘睡熟，運官要小解，坐起身來取夜壺。那燈是不曾吹滅的，忽見一個穿青的漢子跪在牀前，不住地稱冤叫枉。運官大驚道：「你有什麼屈情，半夜三更走來告訴？快快講來，待我幫你伸冤就是。」那漢子口裡不說，只把身子掉轉，依舊跪下，背脊朝了運官，待他好看冤帖。誰想這個運官是不大識字的，對那漢子道：「我不曾讀過書，不曉得這上面的情節，你還是口講罷。」

那漢子掉轉身來，正要開口，不想雪娘睡醒，咳嗽一聲，那漢子忽然不見了。運官只道是鬼，怕害，就問雪娘道：「你這房中為何有鬼訴冤？想是你家曾謀死什麼客人麼？」雪娘道：「並無此事。」運官道：「我方才起來取夜壺，明明有個穿青的漢子，背了冤單，跪在牀前告訴。見你咳嗽一聲，就不見了，豈不是鬼？若不是你家謀殺，為什麼在此出現？」雪娘口中只推沒有，

肚裡思量道：「或者是那個窮鬼害病死了，冤魂不散，又來纏擾也不可。知。」心上又喜又怕，喜則喜陽間絕了禍根，怕則怕陰間又要告狀。

運官疑了一夜，次日起來，密訪鄰舍。鄰舍道：「客人雖不曾謀死，騙人一項銀子是真。」就把王四在他家苦了五六年掙的銀子，白白被她騙去，告到官司，反受許多屈刑，後來背了冤單，逢人告訴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運官道：「這等，那姓王的死了不曾？」鄰舍道：「聞得他病在寓處好幾日了，死不死卻不知道。」運官就尋到他寓處，又問他鄰舍說：「王四死了不曾？」鄰舍道：「病雖沉重，還不曾死，終日發狂發躁，在牀上亂喊亂叫道：『這幾日不去訴冤，便宜了那個淫婦。』說來說去，只是這兩句話，我們被他聒噪不過。只見昨夜有一、二更天不見響動，我們只說他死了。及至半夜後又忽然喊叫起來道：『賤淫婦，你與客人睡得好，一般也被我攪擾一常。』這兩句話，又一連說了幾遍，不知什麼緣故？」運官驚詫不已，就教鄰舍領到牀前，把王四仔細一看，與夜間的面貌一些不差。就問道：「老王，你認得我麼？」王四道：「我與老客並無相識，只是昨夜一更之後，昏昏沉沉，似夢非夢，卻像到那淫婦家裏，有個客人與她同睡，我走去跪著訴冤，那客人的面貌卻像與老客一般。這也是病中見鬼，當不得真，不知老客到此何干？」

運官道：「你昨夜見的就是我。」把夜來的話對他說一遍，道：「這等看來，我昨夜所見的，也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竟是你的魂魄。我既然目擊此事，如何不替你處個公平？我是解漕糧的運官，你明日扶病到我船上來，待我生個計較，追出這項銀子還你就是。」王四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恩不盡。」運官當日依舊去嫖雪娘，絕口不提前事。只對媽兒道：「我這次進京盤費缺少，沒有纏頭贈你女兒。我船上耗米尚多，你可叫人來發幾擔去，把與女兒做脂粉錢。只是日間耳目不便，可到夜裡著人來請。」媽兒千感萬謝，果然到次日一更之後，教龜子挑了籬擔，到船上巴了一擔回去，再來發第二擔，只見船頭與水手把籬一敲，大家喊起來道：「有賊偷盜皇糧，地方快來拿獲！」驚得一河兩岸，人人取棒，個個持槍，一齊趕上船來，把龜子一索捆住，連籬擔交與夜巡。夜巡領了眾人，到他家一搜，現搜出漕糧一擔。運官道：「我船上空了半船，約去一百二〇餘擔都是你偷去了，如今藏在哪裡？快快招來！」

媽兒明知是計，說不出教我來挑的話，只是跪下討饒。運官喝令水手，把媽兒與龜子一齊捆了，吊在桅上，只留雪娘在家，待她好央人行事。

自己進艙去睡了，要待明日送官。

地方知事的去勸雪娘道：「他明明是紮火囤的意思，你難道不知？漕米是緊急軍糧，官府也怕連累，何況平民？你家牘證都搜出來了，料想推不乾淨。他的題目都已出過，一百二〇擔漕米，一兩一擔，也該一百二〇兩。你不如去勸母親，教她認賠了罷，省得經官動府，刑罰要受，監牢要坐，銀子依舊要賠。」雪娘走上船來，把地方所勸的話對媽兒說了。媽兒道：「我也曉得，他既起這片歹心，料想不肯白過，不如認了晦氣，只當王四那宗銀子不曾騙得，拿來舍與他罷。」就央船頭進艙去說，願償米價，求免送官。艙中允了，就教拿銀子來交。媽兒是個奸詐的人，恐怕銀子出得容易，又要別生事端，回道：「家中分文沒有，先寫一張票約，待天明了，挪借送來。」運官道：「朝廷的國課，只怕她不寫，不怕她不還，只要寫得明白。」媽兒就央地方寫了一張票約，竟如供狀一般，送與運官，方才放了。等到天明，媽兒取出一百二〇兩銀子，只說各處借來的，交與運官。

誰想運官收了銀子，不還票約，竟教水手開船。媽兒恐貽後患，僱只小船，一路跟著取討，直隨至高郵州，運官才教上船去，當面吩咐道：「我不還票約，正要你跟到途中，與你說個明白，這項銀子不是我有心詐你的，要替你償還一主冤債，省得你到來世變驢變馬還人。你們做娼婦的，哪一日不騙人，哪一刻不騙人？若都教你償還，你也沒有許多銀子。只是那富家子弟，你騙他些也罷了，為什麼把做手藝的窮人當做浪子一般要騙？他伏事你五、六年，不得一毫賞賜，反把他銀子賴了，又騙官府枷責他，你於心何忍？他活在寓中，病在牀上，尚且憤恨不過，那魂魄現做人身，到你家纏擾；何況明日死了，不來報冤？我若明明勸你還他，就殺你副你，你也決不肯取出。故此生這個法子，追出那主不義之財。如今原主現在我船上，我替你當面交還，省得你心上不甘，怪我冤民作賤。」就從後艙喚出來，一面把銀子交還王四，一面把票約擲與媽兒。媽兒嗑頭稱謝而去。

王四感激不盡，又慮轉去之時，終久要吃淫婦的虧，情願服事恩人，求帶入京師，別圖生理。運官依允，帶他隨身而去，後來不知如何結果。

這段事情，是窮漢子喜風流的榜樣。奉勸世間的嫖客及早回頭，不可被戲文小說引偏了心，把血汗錢被她騙去，再沒有第二個不識字的運官肯替人扶持公道了。

「評」

有人怪這回小說，把青樓女子忒煞罵得盡情，使天下人見了，沒一個敢做嫖客，絕此輩衣食之門，也未免傷於陰德。我獨曰不然：若果使天下人見了，沒一個敢做嫖客，那些青樓女子沒有事做，個個都去做良家之婦了。這種陰德更自無量。